

北醫塵緣

● 鍾蕙如 ●

他們都是我北醫才認識的學長，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氣質和長處，有的性情着實可愛，有的才華令人敬佩。在這漫漫的人生旅途上，他們都曾與我同行，給過我許多溫暖和難忘的經驗。再過不久，這些人就要離開學校，各奔前程，也許這一段校園裏的經歷，這一種情懷，在往後的日子裏，只能化做一種回憶。雖然我們都習慣了不輕易言交情，此時，我卻想誠懇地對你們說聲：有你們在，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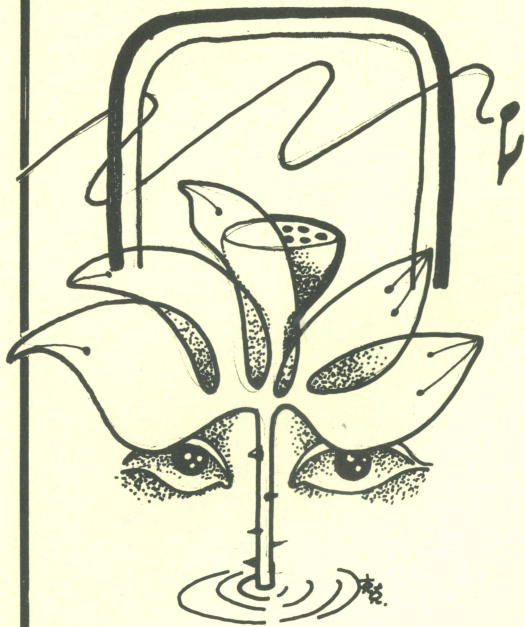
她是一朵蓮花

她是我來北醫第一個認識的人。那時我剛考上大學，跑來參加新生座談會，她負責接待。我那時並不知道她是學校文藝沙龍的負責人，看到校報才知道

她的散文得過獎。第一眼看到她時只是覺得她很有趣，有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頭髮短短的，人又瘦，有人說她可以去拍鬼片。而且她的人緣特別好，是男孩女孩都歡迎的人。有她在的地方，那裏的空氣就顯得特別清新。我覺得她像是一朵蓮花，徐徐綻放，散發出一股靈秀之氣，看到她令人暫時忘了煩躁和喧

囂，心平氣和起來。

她有時有些很奇怪的想法，說出來了別人未必會懂，但常常不須要問，她的行為就會告訴你一切，讓你自己去想。有時在路上或公車上遇見她，她會溫柔的和我打聲招呼，柔柔的和我交談。她有副很好聽的嗓子，說話像唱歌似的。有一次學校社團辦活動，要她擔任一



個獨唱項目，她在兩天內竟也從容不迫地把兩支新曲子練好，上台穩穩地就唱出幽婉的歌聲，這一點讓我真是服了她。

她和我一樣，很容易對許多事情感到驚訝，也很容易恢復過來。以前我會跑到她面前，興奮的大叫，也會經指著她新燙的短髮說：「你怎麼看起來好老？」說完才想到自己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但她的反應却是驚訝和接受，不會怪罪人。還有一次我去刊物室，正好有一群學長在裏頭。那時正是歲末多盡，有人在畫火鍋會的海報，標題是忍不住的春天。她正好要寫點什麼東西，對

畫海報的人說了句：「紅泥小火爐」，又在海報空白處比劃了幾下，說：「火鍋！火鍋！火鍋！」彷彿到處都是火鍋似的。有人要她唱歌，她只是握起拳頭，又有人說她要打人了，她定定地看著門外，說了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在我看來，那件事不但是一個可愛的笑話，簡直就是刊物室永恒的春天哪！

她不是那種嫵靜端莊的女孩，大一、大二時常看到她蹦蹦跳跳到處亂跑，有時候也覺得她很瘋狂。上了大三後，跟她接觸的機會減少了，我自己的心情也沈穩了許多，却發現她個性也有冷靜剛強的一面。有時候她的言語鋒利無比，剖析事情有出人意料的想法。她為人誠實，有不愉快的地方就會說出來，不像有些人暗地裏勾心鬥角。但這却無損於她和別人的交情，反而更能溝通彼此的意見。

她也並不是個很會計較自身利益的人，常常答應幫別人的忙或擔當很重大的職務，卻很少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或想從這裡獲得什麼，所以她當過班代現在又接下了校報的總編。也許那些都是「道義」的作為，不需要稱讚也不需要報

償，她就是這麼個能者多勞的個性。然而她所帶來的快樂是她自己所不知道的。我真希望她不會改變太多，能一直有顆平和喜悅的心，對她的朋友而言，這一點比她的任何成就都來的重要。

他是生龍活虎的好漢

有些人是不管你本來是如何的一個人，只要志同道合，就把你當老朋友一般的對待，沒有虛偽掩飾，只有理所當然的坦誠。這是種不分性別、沒有年齡、系級差距的情誼。我和他的交情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進北醫不久，就參加管弦樂團，我改行由小號轉到Tuba。那時他是團長，對每個新進來的團員都挺熱心照顧的。每次管樂練習或週會的時候，常常人手不足，需要個打雜的，幫忙搬東搬西，他便常做這樣的事，有時還得充當大鼓手。但整個樂團的氣氛很好，使人很樂意去。

他能和所有的人很快熟絡起來，尤其是女孩子。與他聊天是很愉快的事，可以天南地北，無話不談，感覺上十分

自在，有時候甚至比同性的朋友更投契。所以我常看到他和不同的女孩在一起，可是任何人都不会誤會，因為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何況行為光明磊落的人，不怕別人說。

他的學問算是相當淵博，尤其是詩詞歌賦，是他的喜好和拿手科目。每次與他聊到這些，就像是遇到知音，也可說是棋逢敵手。他也是個很好的男中音，嗓音寬厚宏亮，配合小提琴伴奏，可以算是一場有水準的演唱。他的文章和他的人一樣，有一股豪放的氣勢，像他自己形容的，像玉山圓柏，虬蟠亂曲，盤根錯節。因此你可想像，他絕不是那種正經八百，一板一眼的人。也許他江湖草莽味重了點，有人曾開他玩笑說他是老賊，管弦樂團就是賊窩，還把他的名字改成 Decay，但那只是把他形容得更傳神，無損於他的形象。

他也是個相當特立獨行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喜歡依附在群眾裏，有自己的主見。我曾想，他就算鑽進了書堆裏，也不會被功課壓彎了腰。大三、大四是在陰影下的日子，他仍活得像個走在陽光下的人，至少性格上沒有被扭曲得太多。現在又看到他時常活躍在球

場上，或高山流水、自得其樂地拉琴，身邊還多了個人，我想，他是幸福的。因為他已經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社團和愛情的學分都修了，大學生活應該沒有什麼好遺憾的了。只是我知道，以後再也沒有人會告訴我北醫的山櫻花開了，或帶我去回教公墓賞楓，那些日子已經遠遠地去了，人總要改變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以後我們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吧。但不論距離多麼遙遠，我都會祝福他一路順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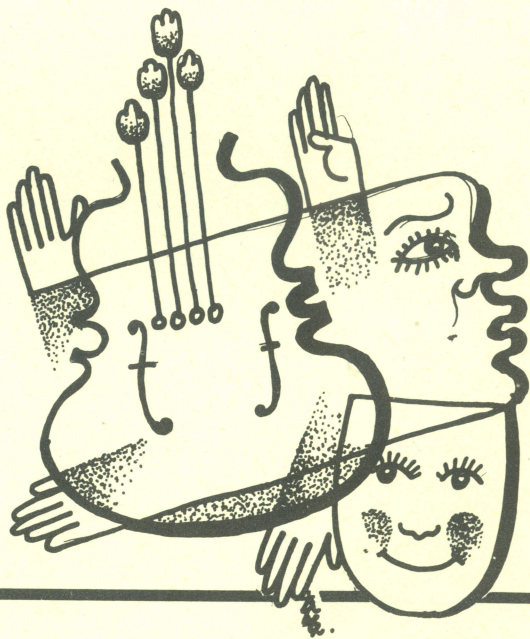
她是謙謙君子

大二，看到她投稿的文章後，就想去結識這個人。那時跑到解剖實驗室找她，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跟她要活動照片，好做編輯的材料，她一口氣就答應了。我才真正感到她文如其人，難怪她會那麼熱心的參加醫療服務隊，也會寫出那樣真性情的好文章。有時候在校園裏碰到了，她總是會主動地關心我的情形，讓我覺得世界仍到處充滿著陽光。就因為這一份難得的「君子之交」的情誼，後來書出來的時候，我特地又請她

簽名，做為我自己的紀念。

人群裏她並不顯得耀眼突出，她是那種篤定實在，很肯實際幫忙的人，總是處處為別人而着想，很少拒絕別人的要求。她也不會急著想要別人知道她的名，給人的感覺就是個懇切而謙虛的君子，格外親切。

和多數愛好自由的人一樣，我們都不喜歡 Bossy、自大自滿的人，對好勝心切、想把別人都踩在腳底下的心態尤其難以忍受。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敬重虛懷若谷的人，他們毋寧是更有深度、更值得去深交的朋友。





他是頑皮好動的猴子

「猴子」是他的綽號，他自我介紹時總用「侯門深似海」來說明自己的姓氏。

大一時跑到刊物室去，想做校刊的美編。那時對剛到手的新校刊印象並不好，又年輕氣盛，對誰都不太客氣。他那時當總編，很有心要帶起新編輯，我還是一個沒有一點編輯經驗的新手，就從校稿補字幹起。他實在很能容忍我的出言不遜，又有耐心為了一篇文章的

編輯，和我一起，幾乎找遍了吳興街的攝影雜誌。他的編輯理論和印刷知識在刊物室都算是很強的。如果我那時真正學到一點東西，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得歸功於他的提攜。

他的人很好玩，想出來的點子也很funny。以前他那一期北青有一個舞會的專欄，他就拿自己做例子，和畫插畫的人說，結果那人筆下就出現了一個身高一七六公分的小姐和大蕃薯共舞的畫面。雖然嫌誇張，可是卻很親切。他人長得又黑，大家常開玩笑說那期的北青的黑頁多，跟總編的長相有關，其實是他喜歡用黑頁的關係，因為黑底白字常有一種震撼的效果。

他很喜歡說笑話，台語朗朗上口，也很有招呼人的本領。但他常把別人當小孩子看，如果很久不見了，再碰到時他就拍拍我的頭，算是打招呼，其實他自己才更像小孩呢。記得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在餐廳外打羽毛球，一不小心球飛上屋頂，正在發愁，有一群學長從餐廳走出來，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就演起戲來了。有人說幫幫學妹的忙，有人找來了一把梯子，猴子就爬上去把球弄下來。那真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當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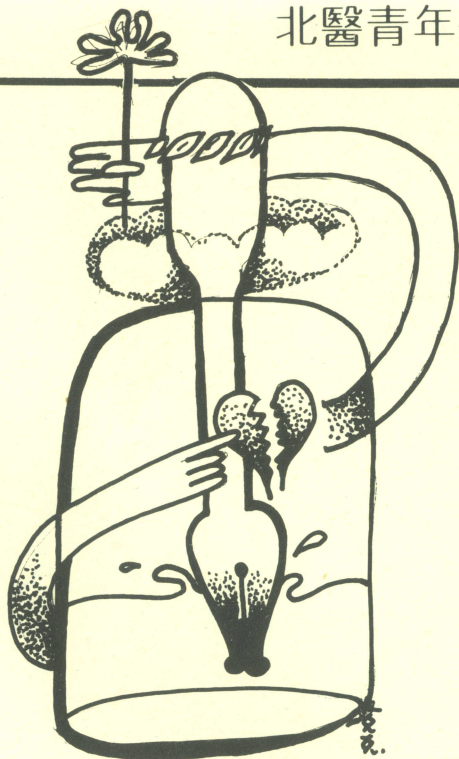
覺得特別，事後才感覺出它的味道，令人想起來就覺得很溫馨。

他寫的文章故事性很濃，可是又都取材於生活，加上他平時又很會蓋，我幾乎每次都要懷疑那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從以前到現在，他一直就沒有停止在寫作上的努力，如今腹笥愈來愈豐，文章也愈寫愈老練了。人還是老樣子，仍然會跟新生說很多Old joke，仍然自己不帶傘，跟撐傘的女孩一道走，度過雨季，仍然有時候會興奮得一塌糊塗。這就是所謂的江山易改吧。現在他又忙起電影委員會的事，帶著一群學弟，與致勃勃的要帶起北醫的電影欣賞風氣，我想，這是他們找對了人，而這事業在他手中發揚光大也是必然的，因為，只怕有心人哪！

他是多產的詩人

說他是詩人也許令人覺得高不可攀，說他是寫詩的人還更恰當些。

他是北醫唯一有資格算得上是「作家」的人，他的作品常發表在校內外的各種刊物上。從我剛進北醫起，就知道



校內有這樣的一個人，可是年級隔得遠，沒有親密的學長學弟關係，一直只是「聽說」而已。

後來因為當了校報編輯的關係，想要主動多認識一些作者，方便邀稿，才跑去找他。第一次看到他時，真讓我吃了一驚，我沒有想到他的人竟然是這個樣子，跟他的文章實在大相逕庭。他給我的感覺是個純樸而可愛的學長，長相、舉止都足可用秀氣來形容。對我這個自動找上門來的小編輯相當客氣，拿到稿費時說謝謝的神情像是接到禮物，高興萬分，讓人覺得距離拉近了不少。

有一陣子他常寫些以女性為第一人

稱的散文，也寫過不少電影評論，筆鋒都異常凌利；他最重要的成就卻是詩。寫詩對他而言，可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他的詩題材廣泛，自成一家，詩句大多渾然天成，很少出於刻意雕鑿；雖然詩風並不固定，無論再怎麼變，還是有脈絡可尋，讓熟知他的人一眼就看出那是他的作品。他寫的大多是非現實的東西，但卻能反映他的想法和他所關心的事。他的詩已經得過很多次獎了，他最崇拜的作家卻是寫小說的張愛玲。

他的筆名常常換，有時候是武俠小說的人物，有時候是女子名，大概是為了配合文章的內容吧？有時候卻毫無關係。我每次看到校刊上有奇怪的筆名，總要先懷疑是不是他的。他也是校內美編和畫插畫的高手之一，以前我每次找他總是為了邀稿、畫插畫這些公事。他大三、大四時已經很少來刊物室了，向他邀稿可說是困難萬分，他不輕易答應寫稿，畫插畫卻是可以速戰速決。他有一種本領，能憑別人的口述或看過文章後，當場畫出適用的插畫，可能是因為他平時就貯藏了許多腹稿，要他的畫或稿，就像開水龍頭一樣，開關一開，水就源源流出。所以編刊物的時候，他老

是被人請來刊物室幫忙。雖然他每次都說下次不來了，再找他幫忙，他還是很難狠心拒絕。正如他自己解釋的：「性格即命運。」他實在是個心腸很軟的人哪！

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也有黃牛的時候。有一年寒假，我打了不知道多少通長途電話到花蓮，才拿到一篇他早就答應要寫的稿。那時候覺得自己在做一件不是出於本意的事，又好氣又好笑。開學了他又自己跑來刊物室幫忙，我倒真不知道要怎麼謝他才好。

最近他竟踏入了影劇圈和娛樂界，寫起劇本和歌詞來。他對表演藝術的熱衷大概也是與生俱來的，我想搞不好有一天他會去演戲，出現在螢光幕上，那不是不可能的。

像多數寫詩的人一樣，他常保有一顆純潔赤誠的童心。雖然念醫學院無疑地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磨難，他卻仍能一直堅持自己的想法和原則，保持率真的本性，沒有隨著年級的增高，變得圓滑世故。年輕人本來就是要有勇氣和熱情啊！我很羨慕他能將醫學和文學兩者同時掌握得很好，這畢竟是天才加努力的結果，值得珍惜。